

南華真經循本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三

因三

盧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熙校

雜篇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

釋文徐無鬼緜山人魏隱士李云無鬼女

商並魏幸臣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

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
君將黜嗜欲擊善曰反引去也好惡則耳目病矣我
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自高不對
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
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

圖三

亡其一

狗所以獵也下等之質所捕執者小足飽
其腹而止是狸之材耳德猶言材也中等
之質志高視遠如視天上之日不顧目前
小獸固勝於下等者矣然上等之質并以

捕獵之事爲不足道狗之所專一者獵也
上等者失其所專一則有超乎常狗之外
者矣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
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

謂御之而中繩鈎矩規也

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
若卹若失若喪其一

若卹若失如悶而失志也馬之專一者馳
走也忘其專所事則出於自然非常馬矣

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

超軼過也絕塵足不踏地無塵起也

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
以說^始反^也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
則以詩書禮樂從^子及^容說之則以金^二鼓六^二鼓

金板六鼓周書篇名大公六鼓文武虎豹
龍犬也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
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
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

手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挂乎懸魑之逕踉_音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_音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聲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聲欬吾君之側乎

柱塞也踉踉跚也位處也疾趨處乎空谷也蹙然行步聲也以喻久無人以至言進之武侯故聞狗馬之說而亦爲之喜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

厭葱韭以賓

音賓

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

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
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
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

四三

三

神與形式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
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
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
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
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問武侯所以思慮而病者何事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壞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

形固造形

一有形迹則又造添形迹矣

成固有伐

刃成則為人所攻

變固外戰

此心一動則與外物戰鬪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鋪

壇之官

鶴列陣名猶魚麗之類麗譙樓名徒步卒
驥騎卒鎬壇宗廟祭祀之地言嗜欲戰於
中如室內之戈矛

無藏逆於得

有得則有失逆境已藏於順境之中

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
人之士民廉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
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手在君若勿已矣

君知必欲爲之而不已則如下文所云即

孟子無己則有一焉之意

修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

四三

四

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

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

自述其少時則童子非真童子乃色若孺

子耳

予適有脊病

脊音疾
眩也

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

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

以其脊病故教以乘日之車則隨日而能

視

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
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
天下者則誠非君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

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圖三

五

凌轢也許問也每事轢過許問之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

士貴際

招世以天下爲已事如招攬之也興朝立
於朝也宿名留名也貴際以交際爲重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
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
之巧則壯

比合也不比失業流散也勸者勉於力壯
者勇於爲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比則夸者悲也
好本
也大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
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物事也徒類也勢事之類喜於變易無常
人但當處之無心遇其有用之時則不能
無爲不必如貪者夸者之所爲能知此理
者如順合四時不與事物變易者也今人
馳其形與性潛入於萬物而不自知終其
身不能自反可悲已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
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

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
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墨四與夫子爲五果
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
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
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

圖三

六

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
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
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本也鼓之二十五弦
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矣且若是者邪
射者必前期志的而中謂之善射今非前

期志的偶爾章中便謂之善射是天下皆
羿也可乎以喻天下非有公是而各是其
所是以為天下皆堯也可乎冬變鼎者冬
寒之時能不以火而變夏造冰者夏熱之
時能以水而為冰二事雖若奇異然不過

因冬至陽生以陽召陽而為火因夏至陰
生以陰召陰而為水未足以為奇異也廢
猶置也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鼓此瑟
之宮聲則彼瑟之宮聲自動鼓此瑟之角
聲則彼瑟之角聲自動似為奇異矣然其

所以然者律相同故聲相應耳亦未爲奇。
異如唐曹紹夔知音律洛陽有僧房中磬
日夜自鳴僧以爲恠因成疾紹夔素與僧
善來問疾僧告之故俄擊齋鐘磬復作聲
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爲除之僧如
其言食訖紹夔出懷中錯鏹四三擊數下而去
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云此磬與鍾律合
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又如李嗣真
得車鐸振之地中有應者掘之得鍾蓋有
此事當主也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之當又

或別改調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一弦者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為衆音之主故鼓之而衆弦莫不聽命耳六十四調皆起於黃鍾之宮宮為君故能役他律此亦理之常何足為奇異且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以自是者亦若

魯遽邪

○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方且與我以辯句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 惠子答云莊子謂我與儒墨楊秉為五不

知孰爲是而四子之辯終不能折我則我
是而四子非矣此義又如何

莊子曰齊人躅呈亦反子於宋者其命關也不
以完其求鉞音鍾也刑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
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躅者躅躅行不進貌禮記躅躅焉踟蹰焉
鉞鍾鉞鼎與鍾也唐堂塗也乃庭中之路
詩云中唐有甃唐子者堂塗給使令之人
猶周禮云門子今俗云廳子耳田子方篇
亦云求馬於唐肆蓋貨馬之肆亦有堂塗

馬所出入也齊人有躋行其子於宋而使
爲閹人者以其形之不完故棄之外國然
形雖不完畢竟是親子何忍棄之試推其
類其求斲鍾也束縛維係之惟恐損壞比
之棄其子者爲何如其求唐子也但使之
給堂塗使令未始出疆域之外比之棄其
子於外國爲何如是於惟類之道有遺矣
人於親疎貴賤遠近之類蔽而不自覺以
喻惠子知四子之辯爲非而不知自己之
非也

夫楚人寄而躋閭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離罹同至也岑山岸也楚人寄寓船上而躋躅行爲他國之閭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爭鬪不思未到岸時何可與人鬪徒足以造怨而已此又進一步說與人爭鬪不惟有自蔽之患亦且有禍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墮向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

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
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

體也立者爲體斲者爲用

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
與言之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

謂云也告言也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

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
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久一

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也前送也

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
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
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
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
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
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
則隰朋可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

懼也

棄而走逃於浮蓋有一狙焉委蛇攬掾

音捷曲折

而攀見音現巧于王王射之斂給搏捷矢王命

相

去聲趨

促音射之狙執死

而死

王顧謂其友顏

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

傲音予以

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

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

音辭顯三

年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

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

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

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

質其

我

必先

去聲

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

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
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
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
日遠矣

自此而後相悲於無窮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

四三

十

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贊仲尼非今人之比而爲之乞言

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
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

酣音

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

孫叔敖薦賈之子名艾獵為楚莊王令尹
在仲尼前市南宜僚善弄丸鈴常八箇在
空中一箇在手楚與宋戰宜僚披胷受刃
於軍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遂勝之亦在仲
尼卒後寓言而已言二人皆以無為而解
難息兵則吾亦何以言為若言可用則吾
願有喙三尺矣言無所用則無用如此喙
也

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

○ 彼謂二子此謂仲尼 ○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
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
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
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

四三

十一

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
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
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
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
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

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

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音曰爲我相

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相也爲祥子綦瞿然

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

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極也

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

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

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

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

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糴生於奧未嘗好田而
鶉生於突音要

奧室西南隅突室東南隅未嘗牧羊未嘗
田獵而二物乃得於吾室中若生於奧突
焉即詩所謂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

兮但下得生字差異

若勿恠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
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
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恠吾與之乘天
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撰吾與之一委蛇

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向有世俗之償
焉凡有恠徵者必有恠行殆乎向非我與子
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
捆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
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
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四二一

十二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
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
其人與人相食與平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
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

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
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
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覲薄結也

一覲者一頃刻之見不足爲定也

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
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音樓者所謂暖

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音同姝姝音美

也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知始有
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承蟲是也擇

䟽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
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
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
域退此所謂濡需者也

宴安不自拔濡滯需待

卷倭者舜也

四三

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

十三

羶也舜

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徒成都

成都

至鄧之

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

不毛之地

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

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歸休所謂卷婁者

○ 卷曲偃僕不得伸舒 ○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日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

上言舜得衆而不得歸休故此言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各有好惡而不比不比則紛爭起而不利故與人無所親踈抱道溫和以順天下者此之謂真人前所言蟻

慕羊肉者蟻能有知故不能無慕羊不能
無意故不能不羶真人則於蟻棄知於羊
棄意却插入於魚得計亦因前面濛上魚
樂之說故來得不覺以目視日以耳聽耳
以心復心此不是等閑語非親造其境者
不能知其平也繩平是寂然不動之時繩
者直而已更無邪曲其變也循變是感物
而動之時循者事物之交唯順以應之不
爲其所亂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

○ 天者自然也人則有爲矣

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

目三

十四

古之真人付得失於自然以爲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一件生則一件死一件死則一件生常相倚伏却以藥譬之莖與桔梗雞靡豕零相爲君臣佐使得失何常之

有又以越事證之大夫種知越亡之後可
以存而不知反以殺其身是皆得失無常
者也

故曰鷓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

自此連以五箇故字申言其義鷓目夜則
明晝則昏自有所適鶴脰長則宜短則不
宜自有所節若以刀解之傷其生矣言但
當因其自然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
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

櫻也恃源而往者也

此一節又說向親切處來不是教人事物之來強排遣將去真是自家有箇主張如水之有源頭方能如此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四三

十五

言此箇道理元相厠守未嘗相離如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審定而不移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

之長也茲萃其反也循功其果也待久而人
以爲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
知問是也

又以三殆字反前三審字心與耳目若徇
外則不能審定而危殆矣又推廣言之凡
有所能皆爲害舉府則藏在其中矣殆之
成不及可改而禍之長滋積言不好則甚
速也欲其反殆爲安反禍爲福必須循循
漸進之功其剛果自克者亦必待久而後
能言好則甚難也而世之人玩瀚耳目聰

明心思之欲如寶然近而喪身大而亡國
戮民其禍未已蓋不知問此未有曉之者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踞而後善
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
天之所謂也知太一知太陰知太目知太鈞
知太方知太信知太定至矣太一通之太陰
解之太目視之太鈞緣之太方體之太信稽
之太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
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知之也似不知之
也不知而後知之

足之所踐者無幾而要所不踐者方可行
立知之所知者無幾而要所不知方爲大
知太一太陰太目太鈞太方太信皆是不
拘於小處吾以爲盡於此矣而又有不盡
之天吾以爲自循其所當行而已而又有

四三

十六

照臨之者吾以爲杳冥矣而又有執其樞
者吾以爲自此始矣而又有彼焉則彼又
自爲始因上文太陰解之言如此究竟則
解之也似不曾解之知之也似不曾知之
然惟不知而後能知之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
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
揚擢音霍手闔不亦問是已奚感然為以不惑
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上文言不知問是也故此提出問字來結

若問此道本無崖際而亦未嘗無崖際說
著來只似前所言頡滑堅白之辯而此却
有其實凡物皆有更代而此無更代不可
虧損揚擢許慎註淮南子云無慮大數名
也亦解得不明白蓋揚者舉揚也擢者反

覆手也當衆舉揚對答以手反覆指陳之也二字想是當時俗語今禪家升座說法亦然言此道說來似差異却又真實豈不是箇大舉揚話柄人何不問此而自迷惑爲有能以已之不迷解人之迷使之亦復於不迷則庶幾都不迷矣雖無問者猶冀有能開悟之神仙中人用心往往如此

用三

十七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四

二十五
同卷

因四

廬陵

竹峯

羅勉道述

門

人

彭梓點校

雜篇

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

姓彭

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

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

邪曰冬則擲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

問者曰此予宅也

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使其自悟

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句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陳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

因

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去人以和

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曰彼其手歸
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遠
也故曰待公闕休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者屈已隨人而人莫
測其所以也凍者遇春即為衣暍者遇冷
風即反而為冬喻楚王雖沈酣於利欲之
中得人誘掖之亦易從也佞人指夷節之
徒正德指公闕休之徒撓屈服之佞人則
以佞辭屈服之正人則以正道屈服之也
化卑化為卑屈也與人並立而化父子之

宜與他人並立而化爲父子之親也彼其
乎贊歎而言彼其人乎或藏或用皆不動
念外去常人利欲之心如此其遠也此段
此子宅也以上說公閱休夫夷節已不能
至相助消也說夷節夫凍者至其孰能撓

因四

二

焉說楚王故聖人以下又說從公閱休上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
乎知而作行恒無幾上特其有止也若之何
綢繆事理轉轉處惟聖人爲能達之周徧

一身無非此理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其靜也歸根復命其動也撼搖興作皆合乎天人則從而名之爲聖人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即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之意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

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此以人
發至人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緇入
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
仞之臺縣音衆間音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
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

者一不化者也

四曰

三

暢然喜也緇合也衆間笙鏞以間之間環
中空虛之地也望舊國都者無不喜雖草
木緇合十塞其九猶爲之喜況見所見聞
所聞如以十仞臺縣衆樂誰不見誰不聞

手如冉相氏得其中空之理日與物化而
未嘗化

闔嘗舍

上聲之

闔何也舍棄置也何嘗臬置事物不與之
交際哉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
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
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
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
恒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爲之司

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
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天者自然若要去法他便不是自然世有
不安其自然者以身殉物其以之爲事也
若之何言其爲事不能合道也聖人則併
天無之又何有所謂人所謂始所謂物雖
與世並行而不足以妨廢雖應事接物所
行周備不至陷溺其合於道也若之何言
自然合道也兩若之何是兩意門尹登恒
或謂即伊尹湯得門尹登恒爲師不局於

規矩隨寓而成功然所成者不過爲湯司
其名使湯得見稱於天下然名乃身外餘
刺之法於本分上何益但得人見得君相
兩箇好看耳而仲尼之徒方且整其思慮
以爲時君之傳過矣未引容成氏之言曰

因四

曰

歲之所以得名爲歲者以三百六十日積
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歲矣人能自其一
念微處除之則無外名之累矣無內故無
外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

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
而以匹夫從讎街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
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
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李
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旣十仞矣
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
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
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
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
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

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四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五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愴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劔首者峒而

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
前譬猶一呷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
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
聖人僕也是自理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
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
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
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
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
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

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
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之漿蟻丘地賣漿者也登極升屋棟
而望也稷稷衆也聖人僕聖人之徒也畔
疆也陸沈居平陸而沈淪猶言市隱也是
其市南冝僚邪冝僚亦隱於市南而人不
識也何以爲存言必逃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

音魯
杜

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
實亦鹵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

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去聲深其耕而熟耰之。

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

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

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

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句始萌以扶

吾形尋擢吾性

四

六

欲惡始萌之時謂可以扶吾形隨即擢亂

吾性始字與尋字相呼喚俗讀蒹葭始萌

爲句者可笑

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

也

以眾爲言如此者多也孽妖也尋卽也擢
拔也溲膏溲溺出膏也皆亂性之病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
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

於齊見辜人焉

罪曰推而強之

推者尊尚之強之者起其羸困

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

下有大批

音

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

○人爲甘禁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

去聲

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
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
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
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
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
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
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
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
於誰責而可乎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

之而卒誦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
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
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
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
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不然乎

與乎皆疑辭言遽伯玉自以為知四十九
年之非未可為真知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弋伯常憲豨章曰夫衛靈
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
諸侯之際也交安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弋

曰是因是也

上是字此也下是字人所是也因人所是
謚之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黼
奉御而進所向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
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
猗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
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
有銘焉曰不馮音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
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搏持也扶翼使人扶助之也不憑其子其子不可托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

目四

八

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

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溥溥
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
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
同壇此謂丘里之言

大人合弁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中有公
道爲主而不執滯由中出者外有公道相
是正而不距絕不賜者不以爲恩時有終
始世有變化不可執一也溥溥實也福善
禍淫皆實理有所拂逆者或有所宜即塞
翁失馬未必非福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

所差者人各以私意自殉如面不同而欲有所正之反有所差失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四五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九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 已有道之名矣安得又以他物比之哉若以他物比之譬猶引狗馬為喻愈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謂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橋起橋然高起片合分合也精之可志精微之記志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

已言到盡處知到至處不過止於物而已
惟見道之人不隨物之終不原物之始歸
之無有此辯論之所以息也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
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
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
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
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
於物而終以為過

○ 莫為者莫有為之者孟子曰莫之為而為
○

者天也或使者或有使之然者孟子曰行
或使之二子之說其不同如此斯劈碎也
詩曰斧以斯之斯而析之則微而至於無
倫大而至於不可圍詩所謂毛猶有倫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謂莫爲或使未
免猶有物而終有差失

因四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
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
不可忘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親
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

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
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
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
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
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
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不可忌不可禁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五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點校

雜篇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
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
信故伍員流于江甚弘死干蜀藏其血三年
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
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

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

反公係

也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兩而雷霆乃水中有火雷火又能焚木獨

言槐者以槐木取火之木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墜

音陳又墜音性又
音允反由音性又
音允反

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尉

音督
音沈

屯

又

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

不勝

音升

火於是乎有債

音頤

然而道盡

此却言人心之火亦有人甚憂其兩陷如

前所言木與木相摩金與火相守者而卒

不能逃以其心之不能忘利害也。墜蟻蟲起蟄而未甦，貌事之不得成如此也。事不得成則心若縣繫於天地之間，鬱抑強躁，沈溺屯結，有此數者之病，利害相摩則心之生火愈多，不止如水中之火，暫時然也。

衆人皆以此而焚其性之和平，譬如月本屬陰而亦變爲火，不勝其多矣。天理之微不足，以當人欲之熾，於是斯道頽然而喪。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

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
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
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
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
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

常與

常所與者水也

四

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

十二

耳

然猶言若然也

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

之肆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

音介

以爲餌蹲乎

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

大魚食之牽巨鉤鉗音附沒而下驚揚而奮鬚

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

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音湖河以東蒼梧

以吐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詮才許益人才諷

說誦說已成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音累小繩

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已飾小說以

干縣音令如徒木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

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書發冢大儒臚傳自上傳曰東方作

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

○

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
何含珠爲接其鬢摩其顙音味協平聲頤下也儒以金
椎控其頤徐別邊入分其頰無傷口中珠

又撰爲世人所作儒者發冢之詩自青青
之麥至無傷口中珠皆詩也若以爲詩止

於四句其下爲大儒分付之語

同四

十三

老萊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
彼脩上而趨促音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
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

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

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鰲

舟微舟
前故鰲

月萬世之患抑固寔邪亡

六讀
本字

其略弗及邪

惠以歡爲熬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
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
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
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
矜爾

脩上上身長也趨下下狹也所謂腰以下

不及禹三寸末微也末僂背微曲也後耳

面前視之不見耳也躬矜身自矜持容知
飾外貌以求知鵞放鵞不顧也鵞萬世之
患鵞然自以爲得不顧其貽患於萬世也
抑轉語抑汝固貧窶而爲此邪失其智略
而不及慮此邪惠順也順從人意以成歡
愛而不知其爲鵞萬世患故曰惠以歡爲
鵞汝雖以此爲鵞乃終身之醜此不過尋
常人之行進於此耳相引導以名聲相結
約以昏蔽而已隱昏蔽也仲尼每稱堯非
桀故教之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毀譽

兩忘并譽亦不必也若反背此理無非傷害也若妄動無非邪僻也聖人舉事躊躇若不得已而應是以每有成功矣載猶行也柰何哉其所行終矜爾者戒其勿終如此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

十四

十四

門曰予自

宰路之淵

淵名

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

且

文作且且合似

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

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今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

網得白龜焉其圍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
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
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音策仲尼曰
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
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
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
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鷓鴣去小知而大知
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同碩師而能言
與能言者處也

雖有至知不如與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

畏鵜鶘此魚之不知也蓋魚知鵜鶘之能
害已而網出於其所不覺殊不知鵜鶘之
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知明矣
不矜其善而自善矣譬如嬰兒無碩師以
教之而自能言蓋與能言者相處故也人
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

○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
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
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音之致黃泉人尚
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

用也亦明矣

厠足置足墊陷也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
且得遊乎夫沈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
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
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
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
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
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
不學承意不彼

○
遊者浮遊天地間與世順處而不相牴牾
之謂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
且得遊乎言有能有不能下文見之流遁
決絕不能遊者也至人能遊者也流遁之
志縱情肆欲流蕩忘反也決絕之行專決
獨任不可諫止也嘆此皆非至知厚德者
之所任用蓋知之至則不流遁德之厚別
無決絕如此之人如臨覆墜而不知退步
如火勢延去而曾無回顧人雖一時屈服
爲之臣易世之後不相統攝無貴賤矣既

說不好底又說箇好底且如狝韋氏是古
者好帝王到今之世人亦隨波逐流尊其
所事不復說狝韋氏矣唯至人屈能遊於
世而不爲偏僻說異之行然雖順人而不
失其在己彼之爲教吾固不學之亦順承
其意而不彼外之如儒墨之辯四任其自然十六
如不與之分彼此也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顛刀徹爲其心
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
不止則跲跲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

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顧寒
其竇

顫動也徹通也耳目之通爲聰明鼻之通
則觸氣而頭爲之顫動哽咽也跣踐也足
不良于行如被人跣踐也足三陰之脉
皆起於足指而循喉龍邪氣循經絡而行
故哽而不止則變爲足病也足病則衆害
皆生不特哽與跣矣以喻道不欲塞塞則
其病如是也殷盛也又言物之有知者恃
其息之流通此身故也其息之不盛者非

天使然天之生人穿其孔竅氣日夜運行
無有止息顧人自塞其實耳降下也人身
中之息皆自下而升若降而不升則死矣
此借息以爲心之喻

胞有重閭

音限良字
無一點

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

婦姑勃礪

音青

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

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

乎暴

達入

謀稽乎諛

當作諛
上聲

知出乎爭榮生乎

守官

句

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鉅

批鐔

音蒿
又鐔

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

當作

植者

過半而不知其然

重閭重門限也胞中空虛其通竅處有如
室之重閭也胞則有重閭心則有天遊若
室無空虛則婦姑拍塞在眼前矣蓋室有
空虛之處則婦姑可以寬處心無天遊則

四四

十七

六府相攘奪矣蓋心有天然遊衍之處則
情欲不相鬪爭又如人觀大林丘山而善
之者緣平日曾次窄隘精神不能勝之故
也若吾之精神足以勝之何為善之哉德
本在內因名聲而溢名本不彰因表暴而

溢溢者如水之汎溢而出也謀本無甚計較因欲誘人而稽留愈深柴即天地篇柴柵之義官司屯守之處堅柴柵以爲衛柴柵木不立生於官司之所守事本無固必因衆人之所宜遂果決行之皆失其自然者也譬如春雨之時草木自然怒生而鋤鐫之器始修之反傷其生而逆其性矣倒者逆也

靜然可以補病皆城可以休老皆城日病也寧可
以止遼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

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賦賦音天下神人
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
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
黨人毀而死者半

演門黨名官師官長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十八務光怒
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踰於窟水諸侯吊之
三年中徒狄因以蹈河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
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

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五